

第一盏灯

许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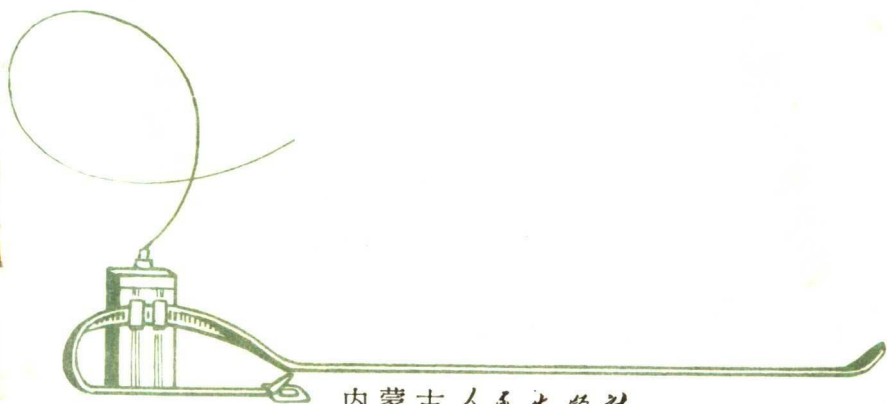
DIYI ZHAN KUANGDENG

散文集

第一盏灯

许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呼和浩特

第一盏矿灯

许 淇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10千

1974年10月第一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450册

统一书号:10089·43 每册:0.34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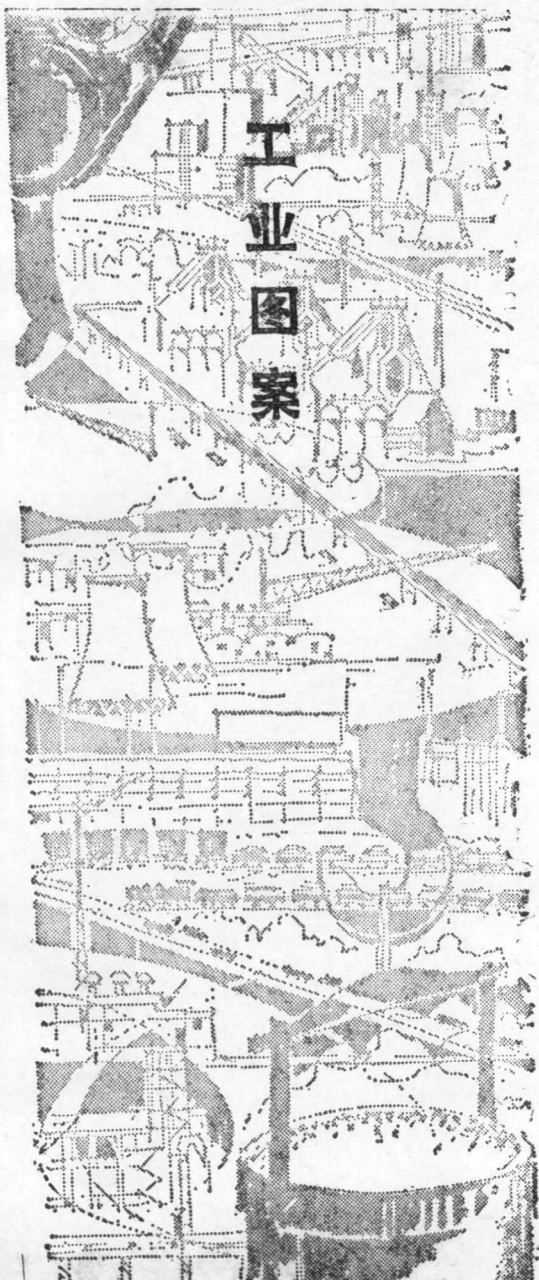
第一辑 工业图案

手.....	(3)
前线.....	(13)
新一代和老一辈.....	(21)
灯妈妈.....	(30)
第一盏矿灯.....	(38)
新春寄语.....	(51)
钢铁战鼓.....	(57)
琴手.....	(63)
铁花.....	(68)
钢城日出.....	(74)

第二辑 乡土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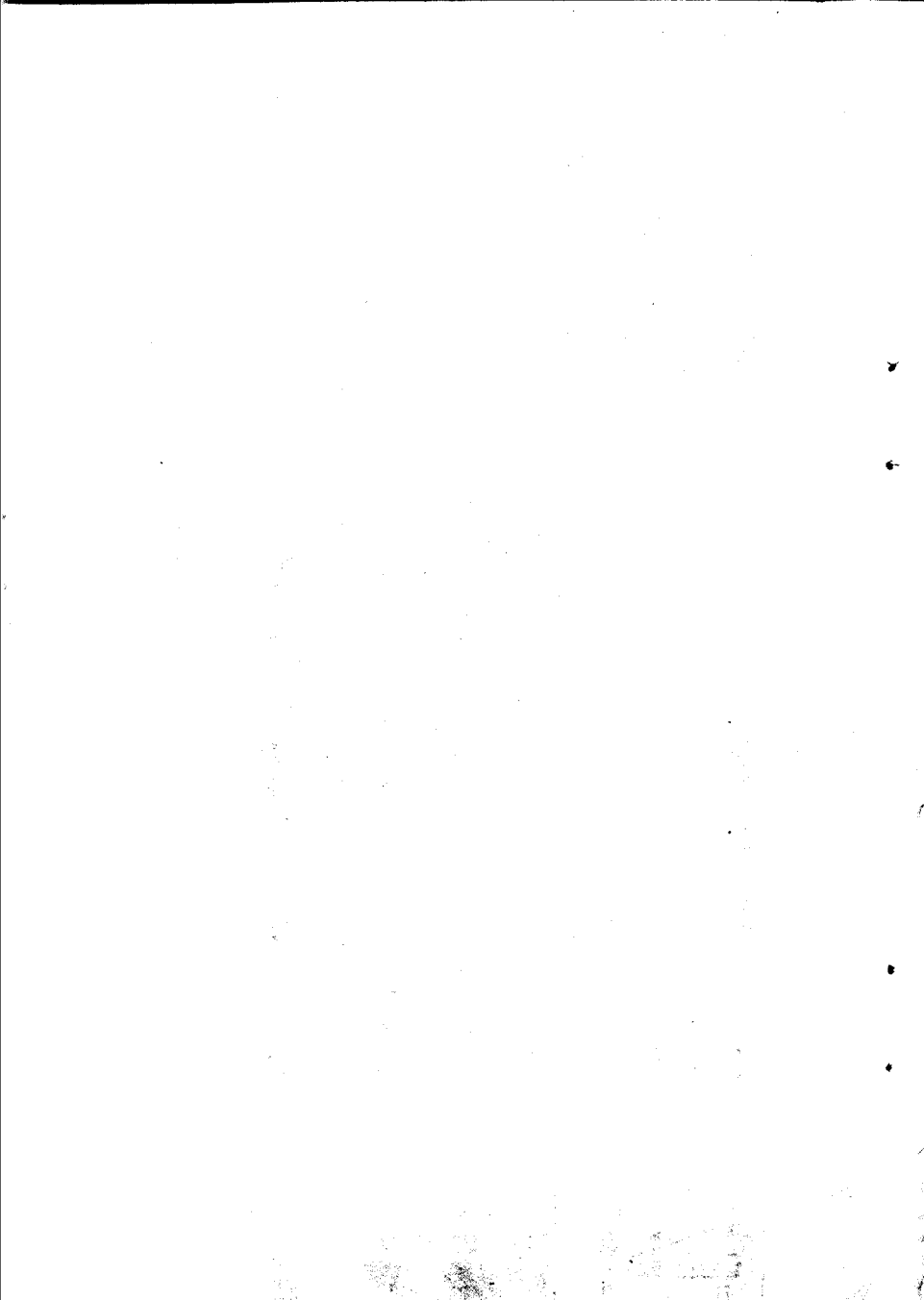
向农村.....	(83)
在峡谷里.....	(93)
山林传奇.....	(103)
七姐妹.....	(121)

车马大店.....	(131)
出发.....	(137)
乡村老画匠.....	(141)
金唢呐.....	(150)
山村即景.....	(156)



工业图案

第一辑





手

——一双工人的手的历史剪辑和特写

钢铁厂的工人辅导员杜祥作关于儒法斗争史的报告，响起了铁矿山大爆破似的震耳欲聋的掌声。

他拿起一叠厚厚的二万多字的讲稿，粗大的字迹，是他用那摸了半辈子机器的手写下来的。

他讲得比喻生动，举例贴切，精辟透彻，深入浅出。

讲到末尾，他提高嗓门愤怒地说：

“孔老二讲什么‘仁爱’‘忠恕’，林贼说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反革命分子胡风咬牙切齿地咒骂我们是‘封建潜力’，对一切想拉历史倒退的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我们就是要让他们饱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嘭”的一下，杜祥的手握紧拳头，向讲桌上一击。

有力的巨掌！有力的一击！

他的手指短而粗壮，简直像两把钳，紧紧握住，几乎听得指骨节都格格地响。

那手的每一褶纹里都包含着无声的语言……

丰满的、结实的、有棱角的、多茧的手。

象铁锤那样有力，象炉中的锻件那样火热。

这是一双普通劳动者的手。

这双手刀刻似的布满了纹路，那横七竖八的黑线条，象一幅印制的石版画。

这双手时常发出各种不同的气味，有时是木头刨花的气味，有时是铁锈的气味，有时是机油、煤油的气味，有时是石墨的气味……

每一次我握着杜祥的手，闻到不同的气味，便知道他又开始新的工作了。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儿，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干什么活儿，他都干得很好。他是个年已四十岁的修理工。中等个儿，一年四季穿着油渍斑斑的工作服，膝盖上缝两大块补钉。他高颧骨，薄嘴唇，嘴唇的线条稍向下弯。一双眼睛时常一眨不眨地睁大，闪射出火一般的光芒。多年来，他改进和创造了各种工具、机器，解决了生产关键中的不少难题，使任务提前完成，给国家节省和创造了许多财富。他是全市著名的先进生产者和技术革新能手。

五十年代我曾多次到杜祥家去，他家墙壁上挂满了红旗和奖状。夜晚，电灯拉得很低，强烈的光圈仅照着安放一块倾斜图板的桌子，图板上有削得很短的铅笔、橡皮和画了一半的图纸。杜祥瑞坐着，指着图纸对我说：“这玩艺儿……可真费劲儿！你知道，我是在工作岗位上才业余学了几年文化。”

我见那图纸上面尽是个圆圈、直线、曲线，旁边还有计算的数字，那线条是那么规矩，那么整齐，可以看出是用了极大的耐心的。他两手支住下巴，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图纸。他大概保持这种姿态，在孩子发出甜甜的鼾声的深夜，就这样坐在强烈的光圈下思索，迈过重重障碍，想通了，用

那看来笨拙得象锉刀一样的手，捏住铅笔，小心翼翼地，也许还微微颤抖着，在白纸上划，直到晨曦透过窗帘，冲淡了晕黄的灯光。

他在白纸上划，那么虔诚！那么专注！他是在祖国的一穷二白的纸上描龙绣凤吧！他是在给祖国现代化工业的春天添一笔绿色吧！

杜祥是随着第一支青年突击队来到昆都仑河畔的，他们踏雪敲冰，盖起第一栋建筑物，在严寒的工棚里迎来了钢城的第一个春天。是千万双杜祥的手，点绿了昆都仑两岸；是千万双杜祥的手，用钢铁和机器塑造欢闹的春天的形象。

是千万双劳动者的手创造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千万双劳动者的手推动时代的车轮！千万双劳动者的手，正是对孔丘的“天命观”、林彪的“天才论”的最有说服力的驳斥！

中国无产阶级从清朝末年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官僚民族资本的缓慢发展而产生，到杜祥这一辈差不多是第三代。

杜祥这一辈，比起现在刚入厂的青年徒工算得是老师傅了，但是，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杜祥还是少年。新中国解放了杜祥，也解放了杜祥的双手，杜祥的双手可说是解放的双手。

第一代和第二代无产阶级的双手是被奴役的，鞭痕条条，血泪斑斑，直到双手高举起红旗和铁镐，刨掉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成群的贫雇农在地主的压榨下无法生存，只得背井离乡，流落城市，进入工厂，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就这样逐渐壮大。杜祥的一家就是这样……

从山东闯关东逃荒出关，一个薄暗的黄昏，一家子长途疲乏，踉踉跄跄地拥挤在喧嚣的湫隘的街头。阴云压迫着这弥漫煤屑和烟尘的令人窒息的城市。

被土地所束缚的双手，从此和机器捆绑在一起。那十八世纪的老掉牙的机器，象一具活僵尸，蠕动着牙床，帮助资本家吞噬无产者的血肉。爸爸的一只手被吞噬掉了！资本家不仅不给治疗，反因丧失劳力而被踢出工厂的门口。

杜祥清楚地记得爸爸一只截断了指头的血淋淋的手，另一只手象树桩的年轮，雕刻着生活的艰辛。这双手呵这双手，来不及成为觉醒的力量去推倒整个旧世界！

三月。溶雪的日子，檐滴的季节。马路两旁被煤烟和夜雾弄脏的积雪，象垃圾一样堆积着，逐渐陷塌。街道全都是湿漉漉的，地上、枯枝丫上冒着热气，消释了残冬的封冻。

小杜祥踩着郊外路上的薄冰，牵住妈妈的衣角，跟随许多工人叔叔们去埋葬死去的爸爸。是妈妈捏着他的小手，轻轻合上爸爸那因为仇恨而张大的眼睛，也是妈妈哭着嘱咐他，给爸爸的坟坑投扔最后一块土圪塔。

从此，妈妈在阴湿的家里洗呀，洗呀，洗那洗不完的衣服。从早到晚，从春到秋，一双手在皂水、碱水里泡肿了，裂了，粗糙了，流血了，为了一家子能吞进那难以下咽的糠籽面窝窝。

妈妈央人说情，替杜祥在工厂里找个童工的活儿干。她解开用破土布一层又一层包裹的积攒多年的卖命钱作为礼金，她的手托着这一点点钱，这双手象中了风似的抖得多么厉害呀！“小祥子呀，听叔叔大爷的话，和一块儿干活的小弟兄们不要耍孩子气，从今后，靠你自己这双手吃饭了……”

妈妈反复絮叨着，一直送杜祥到工厂的铁栅门前。

杜祥挨了老板的揍；星期天给工头老婆挑水、抱孩子、搓煤球，还经常挨工头、工头老婆的揍。回家扑在妈妈的怀里，妈妈用粗糙的手抹去小祥子倔强的泪滴。

小祥子呵，谁能够忘记这双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孩子们拉扯大的母亲的手呢？谁能够忘记一双浸淫在血的记忆里的劳动妇女的手呢？谁能够忘记在旧中国的最底层、向深重的苦难搏击的一双女工的手呢？

无产者砸碎了手上的镣铐，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解放后，妈妈领导街道妇女不花国家一文钱，兴办纸厂、加工厂，担任了厂长的职务。一九五八年，有一天，杜祥发觉妈妈下班回家情绪有些异样。吃罢晚饭，妈妈拉杜祥默坐在灯下。杜祥望着妈妈那对在桔黄的灯光下紫褐色的大手，象一本摊开的书，记录着妈妈勤劳的一生。这双手在激动地颤抖。妈妈终于开口了：“小祥子，妈——入党了！”

他顿时觉得胸口膨胀，有什么东西往上冲，冲到鼻尖，冲到眼角，视线模糊了，他恍惚看见妈妈站在庄严的党旗前面，那曾经擦过他的眼泪的、曾经在爸爸的脚跟前压一铲土的紫色的大手，坚强地紧握着……

党呵！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哺育了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两代人！

车轮在飞转，革命在前进！时代迈开雄健的步伐，坚定地跋涉那不平坦的路程。

1966、1967、1968……这些惊心动魄的年代呵！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显得多么年轻！街头，红旗、人流；广场，集会，辩论；大字报的海洋，红卫兵的怒潮……广大群众都发动了起来，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搏击中，经受了风雨的冲刷、经受了烽火的洗礼。

杜祥家里的桌子上，那块倾斜的图板，钉的不仅是技术革命的图纸，而且还铺开了政治革命的大字报。夜晚，电灯还是拉得很低，强烈的光圈，照着那上面淋漓的墨迹，每个字如同未出膛的子弹。围着那倾斜的图板四周，有穿褪色的军服的革命小将，有和那些革命小将同年齡的入厂不久的青年工人，也有戴着红袖章的同厂的老师傅。杜祥用锉刀般的手不习惯地提起毛笔，毛笔在他的手里就象大铁锤一样，铁锤落在铁砧上，当当地敲击出两个字——杜祥在大字报的末尾签署自己的名字。

先一天，厂里一个走资派派“说客”来做杜祥的工作。那“说客”吹捧杜祥说：

“你是全市全厂的标兵，你是多年的劳模，你是工人中的旗手，你这杆红旗可不能倒呀！是谁？是谁培养你的？是谁支持你的技术革新？是谁送你上的北京？是党啊！具体来说，是厂党委某书记呀！他要是倒了，难道还有你吗？你不能忘本呀！”

杜祥眉心挽成个疙瘩。杜祥沉默着。

那“说客”几乎声泪俱下地说：

“现在有人正在攻击厂党委某书记，胡说他什么历史不清，说他招降纳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你是老模范、老工人了，难道见到有人反党不吭声吗？”

“说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以群众组织名义、代某书记

说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所谓“宣言”，让他在上面签字，想借杜祥的手来压制革命。

杜祥象一尊石像。杜祥一动不动地袖着手。

那人滔滔不绝地在一旁催促着：

“签上你的名字。具体事不用你露面，由我们来干。某书记说了，你这杆旗还得树……伸出你的手来，签上名……”

杜祥缓慢地抽出抖得很厉害的手，抓住那张纸，三下两下，把“宣言”撕得粉碎。

夜晚，没人再来打扰他，杜祥却无法平静，他心灵里经受了一场猛烈的风暴。

“杜祥呀杜祥，你是不是忘本了？——不！我并没有忘本！”

“妈妈给我生命，党，给了我比生命可贵百倍的生命；但——决不是某一个人。”

“妈妈最近对我说：‘小祥子呀！说一千，道一万，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永不回头！’妈妈这个小厂的厂长，当她知道是毛主席号召革命造反的时候，她首先造了自己的反，和全厂女工们站在一起。啊！一个六十多岁的革命造反的老战士！”

“这个某书记，究竟是谁的书记？为什么他一直只听刘少奇的话？为什么在组织路线上，成为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偏偏就重用象来访的‘说客’那样的人？为什么他在厂里大搞管、卡、压？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为什么他和群众对立，见到革命的大字报咬牙切齿、心惊胆战？为什么他想借我的手镇压群众运动？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代理人？他要把运动引向哪里去？……”

“我是工人，工人的儿子，如果让历史倒退，让劳动人民

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这才是可耻的忘本！”

“不应该忘本，不应该忘记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根本，路线丢了，还有什么技术革命可言？机器只不过是手的工具，是无产者的手所创造所使用的，只有掌握在无产者手里，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基础；而手呢，手是思想的工具，是受思想所驱使、受头脑所支配的……”

“重要的不只是技术革命，重要的是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毛主席说过，‘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条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杜祥呀杜祥，不应该仅仅只满足于当一名技术革命的能手，而首先应当作一名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斗士！”

杜祥翻来复去地想，再也无法入睡。他起床打开窗户，明月在天，他的心却狂飙呼啸，波涛汹涌。深夜的钢铁大街也不平静，这时，一队开会迟归的红卫兵唱着战歌走过。街头有人挑灯夜战，在批判栏上刷贴新出的大字报。

杜祥又端坐在倾斜的图板前。他觉得心里畅快多了，自己想通了许多问题，明白了许多道理。他那铁锤般有力的手，提笔一笔一划地写着，直到燃烧着的朝霞透过窗户，冲淡了晕黄的灯光……

第二天，一支游行队伍经过他家的门口，杜祥笑着，加入到本厂工人群众中。他和大伙儿一起高呼口号，举起攥紧拳头的筋络累累的手。

机器是手的工具，手是思想的工具。“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杜祥深深地体会到：要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迷向，增强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识别能力，只有按照毛主席向全国全党发出的号召去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厂政治夜校的课室里，杜祥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他一手捏着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手沿着每一句每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地划过去，仿佛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手指来读似的，仿佛他在将那伟大的真理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手指锉出来，嵌入脑中，化为自身的血肉。毛主席的一本《矛盾论》和一本《实践论》的单行本，每一页都印满他的指痕，那上面并没有划道道扛扛，因为他觉得每一句都是重要的，而且每一句的要义他都记住了。

于是我理解了这双手的原动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解放了头脑，头脑支配双手，这双手便能发出万钧之力，再大的困难这双手也能去克服。

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杜祥进步得很快。

尽管孔老二之乎者也那一套，因为年代久远，晦涩难懂，但是闯过了语言关，拿起《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剖析，也无非是一些鸡零狗碎、不成系统的反动复辟的胡话！杜祥研究了荀子、韩非子的篇章，研究了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为了深入批林批孔，占领上层建筑，无产阶级在举起铁锤的同时也要拿起笔来！

杜祥在这块使用了的倾斜的图板前，思索了一个又一个

深夜。图板旁边添了张桌子，桌上堆满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和一叠叠理论研究的稿纸，一卷卷机械设计的图纸。杜祥为了再次解放思想，投入了捣毁砸烂历代统治阶级禁锢劳动人民的思想锁链——孔孟之道的行列。杜祥为了再次解放双手，也没有忘了他多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继续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之花在钢铁厂盛开。

他那丰满的、结实的、有棱角的、多茧的、铁锤般有力的手，又是智慧的、灵巧的手，熟练地在稿纸上移动，粗大的字迹，往往突破格子的蓝线。

这便是他写的关于儒法斗争的辅导报告。

